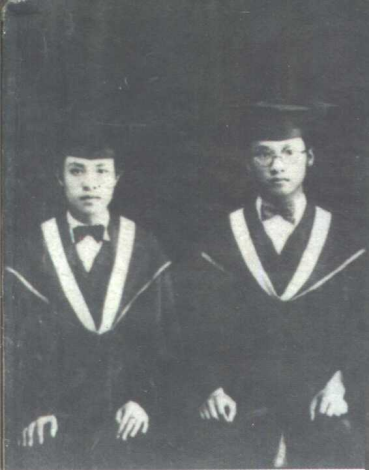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

◎王学典 孙延杰 著

顾颉刚是胡适的门人，他不但以古史名世，更以善于识拔奖掖培养青年学人而蜚声士林。他的弟子已遍布学界，并且又各自带出了自己的学生，支撑着当今的史坛。20世纪的中国学人面临的生存压力，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脆弱人格所能承受的限度。他们的薪火相传，伴随着一个世纪的精神苦难，刻骨铭心……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故，只因裡面有



个结束，  
活案在大

力國都神刊的讀書報  
時，橫社同人就囑我編輯  
時，答也了，但是沒有動筆  
有一篇主要的韓福文  
個結束，我依然把它做  
活案在大忙了，要想定  
外時間，這是我



#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

◎王学典 孙延杰 著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/王学典、孙延杰著. -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0.7

ISBN 7-80603-450-1

I. 顾… II. ①王…②孙… III. 顾颉刚 - 生平事迹  
IV. K8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18112号

书 名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  
作 者 王学典 孙延杰  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 
(社址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 250001)  
总 编 室 (0531) 2060055-5420  
发 行 部 (0531) 2052472 2906847 (传真)  
网 址 <http://www.sd-pictorial.com.cn>  
<http://www.sdhbs.com.cn>  
电子信箱 [webmaster@www.sd-pictorial.com.cn](mailto:webmaster@www.sd-pictorial.com.cn)  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 
(厂址: 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: 271100)  
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
规 格 32 开 (880×1230 毫米)  
11.875 印张 61 幅图 254 千字  
印 数 1—4000  
I S B N 7-80603-450-1/Z·102  
定 价 2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2000.9.12  
北京图书大厦  
No.0559442

◆ 我辈生于今日，其所担之任务，乃经学之结束者而史学之开创者。……如果我们不把这一星星的火焰传衍下去，说不定我们的后人竟会因此而度着一个长期的黑暗生涯。（1947年）

——顾颉刚

◆ 顾颉刚的《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》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。（1966年）

——胡适

◆ 顾颉刚的《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》，的确是个卓识。……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上是被他道破了。（1960年）

——郭沫若

36407/02

◎责任编辑 / 刘瑞琳

◎装帧设计 / 蔡立国

宋晓明

# 目 录

## 1 小 引

### 1 第一章 为学而学 嗜学如命 ——顾颉刚之学术与学品

#### 1 要点提示

- 2 一 “禹”训为“蜥蜴”激起轩然大波
- 6 二 在胡适、钱玄同引导下创建“古史辨”派
- 21 三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奠基人
- 30 四 主编《禹贡》首开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先河
- 35 五 学问：情感和生命的存在方式
- 47 六 以有涯之生追无涯之知
- 60 本章引用及参考资料

### 63 第二章 “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” ——播种学术的顾颉刚

#### 63 要点提示

- 63 一 爱徒高足遍被学林
- 66 二 泛滥成“灾”的惜才之心
- 70 三 寻求学术传人的教学方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75  |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因材施教                   |
| 82  |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经济资助                   |
| 89  |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学术胸襟                   |
| 97  | 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编杂志：甘为青年作嫁衣裳           |
| 106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本章引用及参考资料              |
| 109 | <b>第三章 始于爱而终于离</b>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——顾颉刚与何定生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09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要点提示                   |
| 110 |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山海经》把何定生带到了顾的身边       |
| 115 |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〈尚书〉的文法及其年代》          |
| 123 |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奖学金风波                  |
| 126 |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追随恩师赴北平                |
| 130 |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何著《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》导致胡、顾关系危机 |
| 141 |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恨铁不成钢 挥泪逐爱徒            |
| 152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本章引用及参考资料              |
| 155 | <b>第四章 “弟子不必不如师”</b>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——顾颉刚与谭其骧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54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要点提示                   |
| 155 |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早年的激进文学青年              |
| 159 |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决定终生道路的师徒辩难            |
| 167 |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联袂主编《禹贡》半月刊            |
| 174 |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围绕着办刊、治学诸问题而针锋相对       |
| 186 |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顾谭为学、为人风格之差异           |
| 196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本章引用及参考资料              |
| 197 | <b>第五章 亦步亦趋 至死犹“疑”</b>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——顾颉刚与童书业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97 | 要点提示                   |
| 199 | 一 天生的一颗“读书种子”          |
| 205 | 二 “世家大族”的子弟            |
| 209 | 三 “顾老板”的“私人研究助理”       |
| 216 | 四 “古史辨”派的后起之秀          |
| 224 | 五 大师的崇拜者               |
| 227 | 六 战乱岁月涂抹的“历史污点”        |
| 230 | 七 初来青岛山东大学             |
| 235 | 八 人格分裂：两度批顾            |
| 256 | 九 精神分裂：面对“肃反”          |
| 282 | 十 《春秋左传研究》：依然走在“疑古”的路上 |
| 292 | 本章引用及参考资料              |

## 294 第六章 “我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” —— 顾颉刚与杨向奎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294 | 要点提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95 | 一 顾颉刚的得意门生                |
| 299 | 二 杨向奎的性格                  |
| 303 | 三 从农家子弟走向最高学府             |
| 307 | 四 《禹贡》：杨向奎的学术摇篮           |
| 312 | 五 “因夏族起源问题与傅斯年争吵”         |
| 316 | 六 与“古史辨”派扑朔迷离的关系          |
| 322 | 七 顾颉刚是“今文经师”吗？            |
| 335 | 八 对“古史辨”派的整体评价            |
| 344 | 九 酸甜苦辣：1940年后的师生关系        |
| 360 | 十 最后的结论：“《古史辨》对中国史学有伟大贡献” |
| 364 | 本章引用及参考资料                 |
| 367 | 后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 第一章 为学而学 嗜学如命

## ——顾颉刚之学术与学品

**要点提示：**刘揆蓁挖苦说：假如“大禹是一条虫”，那么虞舜就是一株“蔓草”——柳诒征轻蔑道：顾颉刚“勇于疑古，疏于读书”——陈立夫调侃说：“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”——胡适说：颉刚的疑古是古史学界的“第二次革命”——傅斯年叹道：“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”——蔡元培说：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是颠扑不破的方法——郭沫若说：顾颉刚的古史观“的确是个卓识”——胡适说：顾编《吴歌甲集》“真可说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了”——刘半农说：《孟姜女故事的演变》使顾坐上了“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”——江绍原说：“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”——杨向奎说：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部出身于顾氏家门——李石曾说：顾颉刚为“最富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”，而非“为生活而学问”、“为功利而学问”者——“学问原是我的嗜好，我应当尊重它，不该把它做了我的生计的奴仆”——“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依然埋头于学术上的问题原没有什么错处”——“承平之世，学术不急于求用……国势凌夷，跼天蹐地之日，所学必求致用”——“江南第一读书人家”的后裔

——“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”——“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”——  
许冠三说：“在现代史学家中”，顾颉刚“无疑是极少数的乐学的学者之一”

## 一、“禹”训为“蜥蜴”激起轩然大波

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学界，顾颉刚的声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、无处不在。他的“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”，将宋代以来的疑古辨伪思潮推到了极致，从思想的最深处动摇甚至颠覆了流行了两千多年的古史观念，深刻地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历史意识。不过，他的名字最初却是随着“禹是一条虫”的“笑话”腾传一时而广为社会所知的。

1923 年 5 月，顾颉刚在《读书杂志》上发表了《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》一文，认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，尧、舜、禹、稷的事迹都是靠不住的，甚至是虚构的。在推想禹的来源时，他附带地说到：“禹，《说文》云：‘虫也，从虺，象形。’虺，《说文》云：‘兽足蹂地也。’以虫而有足蹂地，大约是蜥蜴之类。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。”

顾颉刚发前人所未发，公然向素来被视为神圣的中国煌煌古史系统挑战，而假如“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到如今”的古史框架出自后人的捏造，那么后来筑立其上的政统、道统和学统便失去了存在的根据。这对当时许多精神上并未走出中世纪的士子来说，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。所以，顾氏此论一出，立时议者蜂起，一片哗然。拍手赞成者有之，痛心疾首者有之，讥笑讽刺者亦有之，而更多的人则把“禹为动物”这一说法看做笑话。

最先站出来为顾颉刚鼓掌叫好并给予真诚勉励的，是他的老师钱玄同。钱说：“先生说‘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’一个意见，真是精当绝伦。举尧、舜、禹、稷及三皇、五帝、三代相承的传

说为证，我看了之后，惟有欢喜赞叹，希望先生用这方法，常常考查，多多发明，廓清云雾，斩尽葛藤，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。”但在谈及禹的来源时，钱玄同却提出了异议。他说：“先生据《说文》云‘（禹）从夨’，而想到‘夨’训‘兽足蹂地’，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，窃谓不然。说文中从‘夨’的字，甲文金文中均不从‘夨’（如‘禽’‘万’‘兽’‘獸’诸字）。那‘象形，九声’而义为‘兽足蹂地’之‘夨’字，殆汉人据讹文而杜撰的字。”

对顾颉刚引《说文》字义假定禹为九鼎动物之说，反对者驳詰尤其严厉。刘揆藜说：“这种《说文》迷，想入非非，任情臆造底附会，真是奇得骇人了！我骇了以后一想，或者顾君一时忘却古来名字假借之说。”胡厘人也说：“最奇妙的是先生因《说文》禹字训虫便以为禹不是人类，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……这般望文生义的解释，如何叫人信服呢？若依这个例子，则舜字本义《说文》训作蔓草，难道帝舜就是一种植物吗？”

顾颉刚接受了钱玄同的意见，立即放弃了“禹是一条虫”的断语，并在《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》文中声明：“我上一文疑禹为动物，出于九鼎，这最引起两先生的反对，我于此并不抗辩，因为这原是一个假定。”然后他又列举了自己所以有“禹为动物，出于九鼎”的假定的缘故，并正式宣称“对于这个假定的前半还以为不误，对于后半便承认有修正的必要了”。

然而，有的反对者并没有因顾颉刚有错即改的真诚态度而做丝毫的退让，仍紧紧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。柳诒征在《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》一文中又旧案重提。他说：“比有某君谓古无夏禹其人；诸书所言之禹皆属子虚乌有。叩其所据，则以《说文》释‘禹’为虫而不指为夏代先王，因疑禹为九鼎所图之怪物，初非圆颅方趾之人。按《说文》固未释禹为夏代先王……然本书固数举禹；如‘鼎’、‘吕’之说，皆指禹为人，非虫也。

……千数百年读《说文》者从未致疑及此，独某君始具明眼，发前人之所未发乎！以《说文》证经考史，必先明《说文》之谊例。不明《说文》之谊例，刺取一语，辄肆论断，虽曰勇于疑古，实属疏于读书。”

面对柳诒征言辞激烈、盛气凌人的批评，顾颉刚还是尊其为有成就的学界前辈而彬彬有礼地答复道：“柳先生未能了解我的主要理由，单是断章取义的截取了《说文》的一段……言下似乎以为我的推翻禹的历史上的地位完全由于《说文》一语。……我引《说文》的说禹为虫，正与我引《论语》和《吕览》而说夔为兽类，引《左传》和《楚辞》而说鲧为水族一样，我只希望在这些材料之中漏出一点神话时代的古史模样的暗示，借了这点暗示去建立几个假设，由这几个假设再去搜集材料作确立的证明。如果没有确定的证明，假设终究是个假设。如果得到的材料足以否定我的假设，这个假设当然由我自己推翻。……玄同先生给我复信……我看了这段，知道《说文》中的‘禹’字的解释并不足以代表古义，也便将这个假设丢掉了。丢掉了这一个假设，我依然有旁的证据可以建立我的假设。”

经过这样几次辩难，“顾颉刚说大禹是一条虫”的传言在社会上便不胫而走。反对者以此为讽刺揶揄的口实，旁观者甚至赞同者也常引以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于是也有了鲁迅在小说中的挖苦与嘲讽。其实，这只是顾颉刚所提学说中作为补充论证的一个小假说，其成立与否并不影响他整个学术论断的正确性。当时关于古史的论争，还围绕着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还是人，禹以前有没有黄帝、尧、舜，禹和夏有无关系，《尧典》等是否出于《论语》之后等问题而展开。但许多人并没有深察，却独独对“禹是一条虫”津津乐道，致使这一提法在社会上喧嚣了很长时间，令顾颉刚很是苦恼。到1930年，他在《古史辨》第二册自序中还说：“最使我惆怅的，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‘禹为动物，出

于九鼎’的话，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，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：似乎我辩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，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。其实，这个假设，我早已自己放弃（见第一册 227 页）。就使不放弃，也是我的辩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；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辩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。”

顾颉刚从来不怕坦率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但也不能不为他人对自己学术追求的误解而备感痛苦与焦虑。更令他愤怒的，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竟以此为缘由，又给他开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，让他进退失据。

开玩笑的人是大名鼎鼎的陈立夫。二人向来不熟，也没有什么恩怨纠葛。陈立夫之所以经常攻击顾颉刚，其真正目标在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。朱家骅一生从政，官运亨通。从 1935 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、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时起，便一跃踏入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。抗战期间，朱家骅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and 影响更是扶摇直上，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、中央组织部长兼调查统计局局长，一时炙手可热。这引起国民党中许多人的不满和妒忌，而陈果夫、陈立夫兄弟对他攻击最甚。顾颉刚由于与朱氏相熟并为之帮忙办刊物，影响越来越大，无形之中也提高了朱氏的地位，自然便成了陈氏的攻击对象。陈立夫在演讲时屡屡以讥讽的口吻提到：“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。”以此来博得听众的一笑。1940 年的一天晚上，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忽然前来拜访顾颉刚，闲谈中问起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。顾颉刚回答说：“禹是神话中人物，尚不必有其人，何以考出他的生日。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、理、茂、汶等地方，他们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，祭祀祷赛很热闹，这是见于地方志的。”顾毓琇问完这件事后便起身告辞了，顾颉刚也没有太在意。过了些时，顾颉刚看见政府于六月六日举行工程师节，报纸上出有特

刊，内有陈立夫的一篇文章，说：“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，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，是六月六日，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。”直到这时，顾先生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顾毓琇前些时的来访就是为了这件事。而这一消息传出后，立即招来许多人的指责。中央大学教授缪凤林便是其中之一。他是南高派在史学方面的最后一位大师，在学术上始终苦心维护传统的经学和史学体系。在此之前，缪凤林已不时地对顾先生进行驳诘，得知此消息后，更是大作文章，责难他前后矛盾，信口开河，“既说禹为虫，又考出他的生日来。”顾颉刚再也不愿受此事牵缠，只是黯然叹道：“实在，陈立夫正要借了缪凤林说出这番话来以压倒我的古史研究呢！”

在20年代的古史论战中，顾颉刚已放弃了以《说文》中“禹”字的解释为据而立的“禹为动物，生于九鼎”这一假设，但并没有停止对禹的神性的思考。50年代初期，他在笔记中记下了孙诒让和司马相如的一些议论，指出“禹之为虫，又得一证”。以后参观中央民族学院，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，在笔记中写道：“其族以蛇为图腾，其器物亦多蛇形之刻镂……以此可以推想禹为夏族之图腾，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。……观殷周铜器，所有盘螭、盘虺纹者，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。”顾颉刚对“禹”的怀疑至死也没有放弃。

## 二、在胡适、钱玄同引导下创建“古史辨”派

1923年开始的古史讨论，使得一个以“疑古”为旗帜的“古史辨派”在中国史坛迅速崛起，一场大规模的清算古史运动也随之轰轰烈烈地深入展开。

二三十年以后，在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中，古史辨派遭到了无情的批判。而首当其冲的，无疑是这一学派的



1954年4月25日顾颉刚在上海。

“掌门人”——顾颉刚。

迫于当时的形势，顾颉刚无法对自己所钟爱的学术进行公开申辩，但在他的读书笔记里却留下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

“《古史辨》是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汇总发展的结果，其成也不是我的功，其败也不是我的罪。”后来，他又质问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尹达说：“我之学术思想悉由宋、清两代学人来，不过将其零碎文章组织成系统而已。要批判我，是否先须批判宋、清两代之疑古思想？”

古史辨派是随着《古史辨》的问世而得名，并逐渐为史学界所瞩目的。从这一学派的形成到发展，都深深地凝聚着顾颉刚的心血与追求。1923年，是他率先发起关于古史的讨论，从而引起史学界的巨大震荡；1926年，是他将所有赞成他的和对他强烈反对甚至冷嘲热讽的古史文章收入《古史辨》第一册，从而使古史辨派开始走向学界；自此以后，也一直是在他的引导和带领下，这一学派才能将思想的锋芒深入到史学的各个层面，从而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派别。多达七册的煌煌巨著《古史辨》，是前后20年间这一学派在古代史料的研究、考索、辨伪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历史明证，在民国学术史上构筑起一个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。

所以，批判古史辨派，顾颉刚理所当然地成了所有火力集中的靶子。

面对种种责难甚至辱骂，这位传统学人的心中充满了悲凉与苦涩。他始终无法明白，自己为之献出毕生心血并视为安身立命基础的东西，为什么在1949年后竟然被批得鲜血淋漓，一钱不值？这个沉痛的问题，不仅深深地伤害着顾颉刚，也使他们这一代学人共受磨难。在现实中的备受冷落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沉重的失落感，常常萦绕在顾颉刚的心头，使他产生难以排遣的惆怅，也勾起了他对昔日岁月的回忆与沉思。

1913年春，顾颉刚奉父命考入北京大学预科。4月，当这个刚满20岁的青年学子一路风尘抵达京城时，一个与他的故乡苏州迥然不同的世界立时展现在他的面前。

20世纪初的中国，动荡混乱。各种矛盾错综交织，东西方文明激烈冲撞，不同性质的运动风起云涌。历史仿佛一下子高度浓缩于这一时刻，并在竭力寻找机会以求瞬间释放。整个中国大地弥漫着沉闷而紧张的气氛，也弥漫着士人阶层的深深忧虑。

顾颉刚带着大变动时期的惶惑步入这个时代潮流涌荡的中心——北京。他此时此刻的心态，在数十年后的回忆中表露无遗。他说：“那时革命的兴奋过去了，放在面前的是愈来愈紧的袁世凯的虐政，使得我们这班青年大为失望，觉得不如隐居的好……学了农，既可自给自足，不靠人家吃饭，不浸入这恶浊的世界，又得啸傲云山，招邀风月，上与造物者为友。”顾颉刚自小便钟情于学问，却始终无法割弃传统士大夫式的政治情怀。在革命潮流的激荡下，他也毫不犹豫地参予其中。结果，他的书生意气，他的桀骜性情，处处与复杂的社会现实相牴牾，使他内心充满了种种苦恼和困惑，遂生隐居避世之念。他在进入北大预科后，放弃了自己素向喜爱的文科而选择了农科，个中原因我们便不难理解了。

北京，作为全国精英荟萃的文化圣地，始终以它浓郁的人文气息和丰富的历史意蕴，深深地吸引着青年学子们。对于心力交瘁的顾颉刚来说，北京更像一位慈祥的母亲，轻轻地抚平了他心中痛苦的褶皱。

顾颉刚很早便喜欢戏剧，常为之陶醉不已。到了北大农科后，由于心境不佳，同时戏剧的吸引力自然又远远胜过枯燥无味的功课，戏园子很快便成了顾颉刚的“正式课堂”。“每天上课，到第二堂退堂时，知道东安门外广告版上各戏园的戏报已经贴出，便在休息的十分钟内从译学馆（预科所在）跑去一瞧，选定了下午应看的戏。学校中的功课下午本来较少，就是有课我也不去请假。”顾颉刚对戏剧是非常痴迷的，这虽然耽误了学校课业，但他也并非一无所得。他看戏大异于常人，不仅仅为了欣赏，更